

共筑中国梦 追梦上海



上海，梦开始的地方

建设富强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与每个中国人相关；实现五彩的梦想，需要个人的奋斗、社会的助力、环境的营造、制度的保障——

年轻职场精英志愿者

“公益梦”：为他人付出 给自己快乐

一场为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大山内18所学校孩子们筹款的大型公益义卖活动日前在襄阳公园举行。来自各个领域的年轻精英，穿上相同的玫红色T恤，拥有了同一个身份——“LP同行”志愿者。

“LP是Leadership Program的简称，是我们共同参加的一个领导力培训。大家聚在一起渐渐发现，帮助别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和快乐。”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担任中国区总经理的LP“总教头”杨璇波介绍，LP已经走到第8届，2013年由往届LP成员共同发起的“LP同行慈善基金”正式成立，并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开辟专项账户。

有付出才有收获

至少每月一次1小时“社区服务时间”，每年一次大型公益项目，这是LP志愿者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他们中大多是企业管理层或者自己创业，不乏杨璇波这样的职场“金领”。在人人都在喊忙碌的今天，时间上如何才能挤出时间，献给公益？动力又何在？

“其实，学会时间管理，付出关爱，最终收获的肯定是自己。”在沪上某外资银行任职市场主管的李玉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人大读书时，她就参加了学校的青少年志愿者协会，定期去陪伴特殊学校的孩子们。大学毕业后，偶然加入LP志愿者队伍，她发现自



LP团队在襄阳公园举办大型公益义卖活动

资料照片

己在一次次看似平常的儿童福利院、养老院的陪伴服务中，变得不那么急躁了，开始学会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很多智障的孩子，有着特别简单纯真的笑容；90岁的老太太，拉着我讲如何保养皮肤、讨论时事热点……他们的神情特别知足。”李玉觉得，参与公益活动，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让自己的价值观悄悄发生了改变。

在李玉的带动下，姐姐李红英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从事技术工作的李玉坦言，以前，没到双休日就觉得很

单调，逛逛街、整理房间是最多的安排。但是，自从加入LP志愿者队伍，她忽然觉得，自己的生命丰富生动起来。“第一次和十几个朋友一起去养老院陪老人聊天，看到他们在阳台上大声唱歌，阳光洒在他们脸上，他们的生活热情深深打动了我。”李红英觉得，付出时间和爱心，收获的是更丰富的生命体验。

如今，LP志愿者已经开展7次大型社会服务互动，包括给闵行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看护点的孩子举办游戏联欢，向云南干旱灾区瓦马乡小学提

供定点饮水援助，为甘肃和云南贫困地区学校捐赠过冬衣物、建立爱心图书馆等。每次制定项目规划前，志愿者们都要亲自踩点，了解当地需求，再发动募捐，亲手送上当地最急需的物资。在重庆垫江县龙头村，贴着这样一幅标语：“LP团队情洒龙头留守儿童，黄草山腹地执手共绘美好未来。”2010年，LP爱心团队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筹措资金10万余元，让这里泥泞的校园变了样，让在这里就读的近70名留守儿童，有了可以遮风挡雨的教室、“四肢健全”的课桌椅、平整的操场和清晰的校园广播系统。

有支持也有误解

义卖现场，襄阳公园内摆放着数百幅孩子们的画作，它们来自浙江乐清，是LP成员的一位朋友在微信上看到信息后，让班上的孩子创作的。有志愿者的朋友从国外发来信息，“求微信直播”，无法到现场，他就通过网络转账表达心意。“这两年，公益氛围越来越浓了，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消息后，朋友托朋友，参与捐赠的人越来越多。”杨璇波说。

但是，成员们有时也会遭遇不理解，也会有失望。LP成员陈志煌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前不久的某一天晚上，他加入的一个QQ群聊，大家正聊着有关奢侈品的话题。他看到人气正旺，就把这次大型募捐活动的海报贴

有阻力更有动力

近年来，申城活跃着一大批35岁以下青年人为主的各类社会组织。团市委一份《上海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目前这样的组织估计有4.5万家以上，影响青年超过225万人，主要有教育帮扶、运动旅游、生命健康、生态保护、文化倡导、交友娱乐、应急救援等相关类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了各类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他们心中，公益成为一种新时尚。

团市委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的丁丁说，公益活动的吸引力在于，它能为人增加一种人生的历练和感悟，转变人生态度，有些年轻人甚至为了心中的公益梦，放弃高收入职业，将公益当成一种事业来做。

丁丁坦言，各类青年公益组织也存在缺乏培训、缺乏启动资金、缺乏资源调度等阻力和困难，亟待得到更多养分和支持，实现志愿者的理想和抱负。为了给更多青年社会组织搭建亮相平台，团市委自2005年起创建“青年风尚节”，先后有超过700家青年社会组织通过风尚节展示组织文化、宣传品牌项目。自2012年起，青年风尚节创办“我们的年轻范”上海青年风尚节大型公益活动，数百支来自各行各业的风尚小队用各种形式开展“以物劝募”活动。本报记者 陆梓华

在上海海事大学，像陈中辉这样的大学生创业，能够获得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秘书长劳知雷说，学生在自主创业的初始阶段，可在校内孵化基地进行政策咨询，获得智力支持，参与孵化基地组织的校内创业计划大赛及全国性的学生创业大赛等活动，可以让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不断获得创业思维与能力锻炼，而创业沙龙和创业讲座，则能让大学生获取最新的创业知识和技巧。到了正式创业阶段，上海海事大学与上海临港科技创业苗圃合作成立的“创业苗圃海事园”将为学生创业者开设免费的管理咨询，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创业梦”：姿态低一点 理想近一些

“毕业后，我还想继续创业路。”陈中辉认为，大学生创业不是一时兴起，必须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拒绝浮躁。现在，他已在临港获得几百平方米的免费场地筹建生产中心和电子商务中心，还在松江大学城开了一家定制实体店，服务大学生群体，并在市区拥有一间工作室，面向白领和社会大众。

“大学四年，就是学习一种方法，拓宽自己的视野。”陈中辉觉得，所学的物流供应链专业对自己创业很有帮助——活学活用书本知识，不断优化提供专业的服装咨询服务；学习IT和互联网知识，自主研发服装在线定制系统，为年轻人提供便捷有趣的服装网络定制服务……

慢慢地，这家新生的大学生企业找准了生意经。“我们公司主推个性化

募和组建学生团队，以降低用人成本；自学财务知识，自己报税和记账，把脉公司财务状况；学习服装设计，为客户设计品牌西服“泰乐迈”。

对于对创业过于乐观，项目短期内未见收益，有合伙人萌生退意，陈中辉不断调整商业思路，寻找适合市场的商业模式。他自学人力资源知识，招



陈中辉(左)在“创业浦东”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季军

资料照片

大学应届毕业生

6月毕业季，又一批学子即将告别象牙塔，走上人生第一个工作岗位。也有不少毕业生依然奔波于招聘会和人才市场，为寻找合适的“饭碗”而焦虑。上海海事大学应届毕业生陈中辉却只在身边寻寻觅觅，“低姿态”开出一朵小小的“创业梦”，在求职路上自谋出路。

创业梦早早萌芽

6月初，刚结束毕业论文答辩的陈中辉，穿着自己公司设计的西服走出考场，看上去既正式又富有朝气。在这个被网民戏称为“史上最难”的就业季里，他没有穿梭于人才招聘市场，而是闷头走进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室。

有人大学毕业想创业，陈中辉一进大学就想创业。学校北广场每周三个个跳蚤市场，他就从网上批发学生们喜爱的小商品，在跳蚤市场出售。此后，他又陆续做了几个校园代理，比如旅行代理、驾校代理等，不仅为自己赚得大学期间的所有生活费、学费，还给父母买了按摩椅。

自创品牌遇挫折

与同学聊天中，陈中辉发现学校源源不断的毕业生对求职西服需求很

校内外「牵手」为创业护航

“大学四年，就是学习一种方法，拓宽自己的视野。”陈中辉觉得，所学的物流供应链专业对自己创业很有帮助——活学活用书本知识，不断优化提供专业的服装咨询服务；学习IT和互联网知识，自主研发服装在线定制系统，为年轻人提供便捷有趣的服装网络定制服务……

慢慢地，这家新生的大学生企业找准了生意经。“我们公司主推个性化

募和组建学生团队，以降低用人成本；自学财务知识，自己报税和记账，把脉公司财务状况；学习服装设计，为客户设计品牌西服“泰乐迈”。

对于对创业过于乐观，项目短期内未见收益，有合伙人萌生退意，陈中辉不断调整商业思路，寻找适合市场的商业模式。他自学人力资源知识，招

文化艺术工作者

“剧场梦”：低票价让百姓走近艺术

上海大剧院大修前开放免费参观，日参观人数达到万人左右；东方艺术中心周六免费开放日如同过节；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春季活动共吸引800万人次参与……这些数字，彰显上海市民对艺术的渴求，正如东艺总经理林宏鸣所说：“参与艺术、享受艺术，是每个人在衣食无忧之后为满足精神世界的更高追求；而走进剧院，感受剧院的艺术氛围，体验曾经留下无数辉煌之夜的舞台，满足自己对崇高艺术美的向往，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梦。”为了让广大市民实现走进剧场的梦想，上海政府部门、演出机构、剧场广开渠道，降低票价。

“免费大餐”广受欢迎

今年3月初，上海大剧院在闭门大修前，决定开放10天免费参观。根据计划，每天的参观时间分为上午场和下午场，全天接待800名观众。然而，市民的参观热情远远超出预估，第一天就出现市民凌晨排队的景象，参观者达到将近5000人。接下来的9天，每天的人数更是保持在万人左右，剧院方不得不紧急组织人力，全天开放参观……几位结伴而来的老妈妈站在舞台上说：“多少艺术家在这块地板上唱歌跳舞，站在这里，阿拉的脚步也像是吸进艺术灵气了。”一对退休老夫妻蹲下身摸摸地板，站起来告诉记者：“进大剧院有神圣感，这种感觉在社区里唱歌跳舞是体验不出来的。”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每月第一个周六设为免费开放日已有6年多。那一天，这座剧院总是如过节一般，从全市各个社区赶来的市民，在这里浏览节目海报、聆听艺术讲座、与艺术家近距离互动、购买各类演出的优惠券……

梦的产生，与市民文化消费能力的提高和艺术舞台的繁荣密切相关。过去世界交响名团现身上海被视为“饕餮大餐”，如今已是“家常便饭”；过去只能通过照片、唱片仰慕的国际大牌，如今不经意之间也在申城舞台放歌；过去被视为只能在伦敦、纽约、巴黎享受的经典音乐剧，如今也成为这座城市的“常客”。

扶持推动公益演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流的节目与高昂的票价画上了等号，大批市民为圆心中的艺术之梦而求，却因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而难以跨过剧场的门槛。但近年来，为圆百姓享受艺术之梦，政府部门一再推出措施，演出机构也尽力尝试各种优惠举措，促使演出票一降再降。

2011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广局联合出台公益性演出专项扶持资金，鼓励更多的剧场、文艺团体和演出经纪机构，推出更多的公益性演出品牌，让市民共享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成果。根据这个政策，本市首批推出10家定点剧场，每月至少举办2场票价低于80元的公益性演出。首批



上海大剧院免费开放日引来许多市民参观

图 CFP

定点剧场的推出，意味着全市每月至少有20场公益性专场供市民选择。事实上，这个政策出台前，上海的剧院已经运行多个常规公益演出系列，如东方艺术中心的东方市民音乐会、上海音乐厅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等。在公益政策的激励下，各个剧院又陆续推出全新公益系列品牌，如文化广场的“剧艺堂”、天蟾逸夫舞台的“好戏大家看”、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下午茶”、大宁剧院的“大宁艺术源”、上海音乐厅的“音乐午茶”、上海城市剧院的“艺术课堂”系列等。

以逸夫舞台“好戏大家看”公益场为例，运营近2年，每年24场供不应求。由于政府对剧场有相应补贴，剧场的基本收入能够得到保证；而由于免除了场租费，虽然公益场票价较一般商演要低，但剧团的总体收入未同比减少，因此，在低票价高质量演出受到观众欢迎的同时，剧场和剧团对公益演出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市场态势。

场、上海音乐厅等剧院，都已制定了每月或每季度公益票发售日的常态机制。演出票公益政策让市民享受到了实惠，去年，东方艺术中心公益低价票发售张数达10万张；上海大剧院在2011-2012年度演出季里，也有8万多人次的观众购买了80元以下的门票，占全部演出票数的五分之一。

多方合力降低票价

在上海，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上海夏季音乐节等重要艺术节庆活动，已从早些年侧重市场运作为主，逐渐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办节机制，由此产生的直接效应，就是推出大量公益惠民演出票。即使是日常的剧场演出，艺术质量高的优秀节目，也大多在实施低价门票的基础上，可以向上海文化基金会申请资助。目前，政府主导的文化项目资助机制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圆了心中的艺术梦。

与此同时，政府购买演出的方式也十分普遍。例如，市群艺馆星舞台上学的多剧目，市民可以凭一张身份证，到窗口免费领取门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想方设法与知名艺术家、明星合作，实现资源互补。例如淮海中路街道文化社区活动中心让越剧小生韩婷婷来运作，韩婷婷定期为社区居民送上公益演出，又带动了一批话剧社团，促使小剧场话剧也能在社区文化活动中走近百姓。由于免去了场租，观众去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看小剧场话剧的票价，比平常均价120元要低廉很多。

民营剧团、演出公司等文化机构，也在以各种方式降低票价。今年3月23日晚，现代人剧团在长宁文化艺术中心上演《国术魔方》这部反映公务员考试的剧目，平均票价在80元左右。他们创排的反腐倡廉、描写纪检干部的大型话剧《保卫理想》已经在宛平剧院、松江大学城等地巡演超过30场，平均票价均低于100元，而平常大剧场话剧均价在200元左右。就连最高票价达到2013元的8小时话剧《如梦之梦》，近日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时也腾出了80张学生票，每张单票价仅50元。即将于9月11日在上海奔驰文化中心举行的刘德华演唱会，主办方上海东方演艺有限公司也推出了80元的超低价学生票，以满足学生歌迷的需求。

首先执行这个政策的东方艺术中心，马上启动了商业演出公益门票的发售活动。当天上午，市民清晨赶到售票处排队等候，不少乐迷更是在售票现场大呼惊讶：“80元能聆听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这类顶级乐团现场表演，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在上海发生了。”每到公益票发售日，上海大剧院的票务大厅也是人头攒动。目前，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大剧院、文化广

抑制价格仍有空间

演出票价难以低下高贵的头，主要原因来自于演出运营成本的居高不下。

下，演出成本大致分为演出方报酬、交通住宿费、生活津贴和剧场使用费、营销推广费、税费等。上海大剧院副总经理张笑丁指出，高票价大多来自外国文艺团体的演出，柏林爱乐、费城交响、芝加哥交响等世界名团，在所驻城市的音乐会票价，都要大大低于跨国、跨洲的演出，这是因为本地演出无须在演出成本中加上机票、住宿、津贴等费用，还能得到政府的资助，演出成本当然能大大降低。东方艺术中心管理公司总经理林宏鸣分析道，外国乐团来华巡演，承办演出的剧院不但要承担乐团的所有旅行、演出费用及剧场运营开销，还要支付外税、营业税等各种税费。为了努力降低票价，剧院不仅要千方百计寻求社会资金消化运营成本，还形成了“贴着成本定票价”的模式，亏损部分向上海文化基金会申请资助，或以其他演出的盈利来弥补。

目前，国内文艺团体的剧场演出，票价大多根据市场需求自我调节，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过去动辄出现名不副实的天价，如今已经极少出现；国外文艺团体的剧场演出，在政府主导的文化项目资助机制作用下，票价也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

一些演出界人士认为，进一步抑制票价的空间依然存在，尤其是建造或改造剧院，要充分考虑降低运营成本的长远大计。目前，东方艺术中心和文化广场在建造时留下的高能耗缺憾，已造成两座文化地标剧院日常维护的不堪重负，也直接导致了演出成本的上扬。为了帮助更多的老百姓圆一圆艺术之梦，社会各方也应尽一份责任，多几份热心，共同促使票价降下来。

据了解，国外剧场资金来源比较丰富，且有免税政策。此外，国外剧场大都收支两条线。而上海，以逸夫舞台为例，除大修由国家出资之外，平时都是自收自支，没有免税政策，一年运营成本达七八百万，因而场租费难以约100万元。资深演出经纪人许霖霖认为，如果国家一年可以以多补贴给逸夫舞台这样的剧场100万元至200万元，可以把全部票价降低超过30%，较公益场而言受益面可能更广。

另一方面，虽然政府补贴高雅艺术演出环节是个“国际惯例”，但是否能在直接降低票价的同时，培育出一个健康的戏曲演出市场，还要看补贴的具体方案。逸夫舞台总经理钱莉莉表示，剧场方面希望院团能拿出好的剧目和优秀的演员参加公益场演出，因为只有好的戏才能吸引观众进场，如果要想得政府补贴演出市场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补贴的数额应该与票房直接挂钩，真正受到市场欢迎的剧目得到更多的补贴，才能激励院团在创作中更多考虑市场因素。

本报记者 杨建国 夏琦 王剑虹 朱光